

[晉]陶潛著
楊勇校箋

陶淵明集校箋

〔晉〕陶潛著
楊勇校箋

陶淵明集校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陶淵明集校箋 / (晋)陶潛著;楊勇校箋. —上海：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7. 7
ISBN 978 - 7 - 5325 - 4760 - 9

I. 陶... II. ①陶... ②楊... III. ①古典詩歌—作品集—
中國—東晉時代 ②古典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國—東晉時代
IV. I213. 7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7)第 076229 號

陶淵明集校箋

[晋]陶潛 著

楊 勇 校箋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發行
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l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圖書書名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顥輝印刷廠印刷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18 插頁 6 字數 450,000
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數: 1 - 3,300

ISBN 978 - 7 - 5325 - 4760 - 9
I · 1960 定價: 45.00 元
如發生質量問題, 讀者可向工廠調換

饒序

古今之論淵明者多矣，皆欲以其所知，以明人之所不知，以其深解，而求勝於前人之解，此豈淵明之意耶？淵明喜讀書，不求甚解。夫惟泛覽，故無往而不樂，流觀則何幽而不燭，欲辯已忘言，故謝周續之之講禮，躬耕而贏臥，故絕檀道濟之請仕。樂無絃之琴，則聊爲絃歌，而不必其琴之有絃也；辭而無詮次，則斂襟閒謠，非果有意於詩，而必求其工也。荀子曰：善爲詩者不說，善爲易者不占，善爲禮者不相，其心同也。此可以逆淵明之志矣。道喪千載，緬焉深情，其蕭機玄尚，深有契於考槃北門之作，雖處玄風披靡之際，而絲毫不染於時習，於其卻慧遠之招，可以知之。不以貧賤而戚戚於心，夏月北窗之下，如羲皇上人，此孔顏樂處，又庶幾近之，故趙宋以來，淵明之人德，彌爲理學諸儒所軫發，樂稱道之而不間，豈非闡然而日章，久而其道彌著耶？蓋真隱不必於山林，抱道不離於方寸，大音莫貴乎希聲，至味自出乎玄酒，亭林賞其眞，余則愛其淳。顧世之詁陶者，滯於事義，往往未盡識淵明之趣，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可乎！嗚呼！何其難也！楊君東波潛心陶集有年，於其年世交遊既一一爲之疏理，復通釋全集，平亭衆說，究其旨歸，要而不蕪，簡而不鑿，津津乎有以會淵明之趣，義風未隔，淵明素襟，或可於此旦暮求之，陶澍以來，斯爲極摯。余旣獲先睹

爲快，於其刊行也，謹拈淵明讀書不求甚解之義，坿爲天下讀陶者告。世之過求深解者，涉君此書，其亦可以知返乎。

一九七一年元日，饒宗頤序。

奇槩。至宋自出乎文醇。亭林賞其真，余服愛其醇。隱世之雄，著外事游。益發未盡，據間，豈非闡參由章，人而其達爾者耶？蓋_吾猶不以爲然。山林，非無不拔於丈尺，大音莫責平地。正謂樂衷，又志幾致之。姑遺宋以來，淵明之入斯。無復誰與？惟使鍾聲，樂醉聲之而不榮矣。初昏，伏其胎穎之臣，可以咷矣。不以貧微而如頑矢心，更凡其道之子，或難望士人，善美千端，諦諭萬語。其素對文尚，器育美外，若樂升門之卦，韻與文真，妙雖玄濶，而絲毫不苟。十日，若晝若夜，不殆。善寫長春不古，善摹蠶音不昧。其心同也。也有以善的明之志矣。舊錄，而不必其率之言，遂也。繩而無鑄火，限於齊闔，非果有音外情，而必求其工也。歌，將發口忘言，始遇風聲之玄蘊，感物而應周，妙承動音之清妙。樂無掩之季，眼轉誠，才發體明之意耶？曉，高曉，不象其氣。夫謝玄，始無空而不樂，高曉眼仰而不古今之盡曉，皆以_其視曉，以即人之想不昧，以其樂曉，而永懷外向人之

柳序

永嘉楊東波先生，客歲既以其所著世說新語校箋付之梓人，復欲刻其所校箋陶靖節詩文集。比殘臘，遠道以原稿裒然巨帙見郵，屬爲進一言。鯀生久疏文業，治鉅訂之學，懼於東波之書無所發明，亦無以敷靖節氣和天澄之美，媿未遑也；而東波復固言之，不可以不文辭。摭拾雜言以應之，慮不足以當東波之雅懷也。

陸放翁喜小兒輩到行在詩云：阿綱學書蚓滿幅，阿繪學語鶯囀木。讀者知其用陶集責子詩意矣，而不知放翁慈祥愷悌之情，亦多自陶出。責子言雍端年十三，不識六與七。馬永卿嬪真子卷三陶潛五子異母條，以雍端二子皆十三，遂以爲靖節必有姪侍；藉其言非是，不必論矣，其言果是，亦不能識其大，不若放翁南門散策詩所云：吾亦愛吾兒之句，爲得陶之神髓也。我之子吾固欲其可矣，推此心言之，他人之子猶我子，是以陶公雖有與子儼等疏，稱小家貧，每役柴水之勞，何時可免之言；復有如昭明太子撰傳中所言：爲彭澤令時送一力與其子，而屬其子善遇之之語。語極平易，而至難能。然若無彼悲憫之懷，詩與情、事與理仍不能相應。意誠而辭達，陶公之高旨，倘在斯邪。復嘗論之，集中與殷晉安別一首，

作於義熙七年，晉安之仕太尉參軍，蓋從劉裕，元亮謂語默殊勢，蓋易所言君子之道，出處之分也。然義熙十三年劉裕伐後秦，破長安，駐關中，左將軍朱齡石遣長史羊松齡往賀，陶公因有贈羊長史之篇，中所言九域甫已一，逝將理舟輿，則亦未嘗無猛志。然陶公卒爾好爵不榮，厚饋不酬者，非必以長沙之業在我中晉，惟獨薄寄奴之私心自爲耳。擬古所言：枝條始欲茂，忽值山河改，直發此旨。然則隴畝得踐，則衣沾無足惜，平津不由，則棲遲不爲拙。景由情生，情從理出，腴而實清，和而不同，陶公之所以高邈絕塵，而仍非合各家注疏，弗能苞薈其長者，其故蓋可以深長思矣。

東波此編融會衆作，體要精當，而鎔裁得宜，蓋其殫心於斯，已屢易寒暑矣。以言箋注之長，實在其要言不煩，簡而彌善。如飲酒二十首其五，悠然見南山之句，見字一作望，東波依紹熙本文字改正，數引宋人之注以說之。案能改齊漫錄卷三辨誤錄，嘗言此字無識者以爲望，不啻碱硃之與美玉，並以韋蘇州答長安丞裴說句云：採菊露未晞，舉頭見秋山。作見，足徵唐人本之正，而白樂天別有時傾一尊酒，坐望東南山之句，則是唐本於此字已復混淆不辨矣爲說。吳曾之言，亦頗有所見，疑東波正當引之，而未之引者，愚知其或病其穿鑿，亦與前引賴真子譏陶有姬妾，及西溪叢語下讀山海經十三首用事條，此箋不用也同，

其揆一也。惟細讀茲編者，知作者善刀而藏，用心之苦。非博大之難，博而不繁，大而得要之爲難也。自序所言搜羅凡二百萬言，而簡編存纔十之二三者，蓋紀實也。

東波世說之箋既行世，世多美之。茲編所揭，勝義又復有逾於前編者。喤引之言，實不足以盡作者功力之勤與選擇之善也。

東波世說之箋既行世，世多美之。茲編所揭，勝義又復有逾於前編者。喤引之言，實不足以盡作者功力之勤與選擇之善也。
書至全 民國庚戌十二月，南海柳存仁謹序於坎培拉。
人視歸藏金文大本蕭矣。出長吸短，正欲參見南山，見一希望，東郊以來，參觀歸藏。
酒。歸明執事，蓋本源藏。非堂嘗授一四八十五瓶，古酒芬芳醇厚，可映歸明。古酒
指。酒銀本珍籍。熟此辨之，識明類如審。時亦更年頤，勞昧物與類書，不甚識物，已自如指
之。燐言語著書，周易皆本。酒字皆同。計鑒製精品，惟歸明執事。酒本色多珍籍，限熟視景，
同。俗費時間，不以心存乎其間。薦山新聲，一以爲識明。聞風寄意，盛興靈氣。御視其葉，其葉大
文，論處疏密，開闢無疑。文發字頭，各盡其鄉，不詭譎是方體。又稱審鑒某書本字，固之異
湖公平生，蓋未嘗忘醉矣。爰作詩以誌，姑就幽文賦韻，盡意命字，不草率爲之。今彙其韻

車寧

車序

陶公平生，蓋未嘗忘情於後世知己，故每臨文賦詩，遺意命字，不草率爲之。今觀其詩文，鍼縷縝密，開闔動宕，文從字順，各適其職，不能輕易改動。又詳審陶集諸本字句之異同，稍覺淵明之匠心存乎其間。讀山海經一，乃爲淵明閒居得意，逸興遄飛時所作，其第九句歡言酌春酒，陶集諸本，酌字皆同。惟鍾嶸詩品評陶引此句，諸本酌多作醉，則嶸所見此詩，酌疑本作醉。據此推之，淵明賦此詩，初亦或作醉，後知醉與讀書，不甚調協，乃自改作酌。淵明此句，蓋本應璩詩。北堂書鈔一四八引應璩詩，有酌彼春酒句，可知淵明已有後人所謂點鐵成金之大本領矣。此外如飲酒五悠然見南山，見一作望，東坡以來，多所論難，至今不息。今楊先生東坡，取淵明初作望後自改作見之說，良有長者之風。淵明有愛子周續之，憫其隱而復出，寄詩示周云，馬隊非講肆，校書亦已勤。淵明但能指言周之勤於校書，殆未及知後人勤苦於校己之詩文。東坡爲復陶集本真，從事考覈，已有年所，今裁定諸說，時附創見，出其定本，誠足多也。

古人喜用文取指達，平淡自然等語論陶，頗使後學直認淵明詩文，平淺如話，不必究其

語義。淵明詩文，固多常語，然取義多方，不宜輕心掉之。至如依依悠悠等習用語辭，亦須究其運用之微意。淵明言其著文賦詩，例以自娛二字當之，然其磨鍊功夫，進契乎道，抒發情志，得至于平淡自然，仍使風華清美，味之無極。以技論者，但不覺耳。歷代注家，卻於陶集常語，似有不屑深求之意。近有王叔岷教授，箋證陶詩，特於此類，多所發明。東波多採王說，實不愧爲具眼者。東波亦自有見於此，時復摘出而釋明之。如形影神序營營以惜生，東波據廣雅與楚辭王注，釋營營爲奔競，惜生爲貪生，謂此句爲貪生奔競不已，深得淵明之意，令人讀之，歎賞不已。

淵明有云，孟公不在茲，終以翳吾情，蓋苦無知己之文者。顏延之既與淵明情款，且在當年享有詩名，而囿于時習，終未知淵明詩文之深美。迨及蕭梁，有昭明與簡文，位尊而知文，並特愛淵明諸作，大開崇陶之風。繼之唐宋大家，如李杜蘇朱，率皆向往淵明，讚仰備至，遂使士人學子，聞風傾倒，競相討治陶集，其間以尙友淵明自任，奮筆鼓吹者，亦接踵而出。今平心細繹諸家評陶之文，雖不無篤論，然蔽於師心者亦多。東波不以費精勞神爲苦，遍求諸說，衡其長短，譬如披沙揀金，惟擇其傳真而有據者，表而出之，猶或未洽，又兼學他說補苴之，非至其無可奈何，不出己說。如東波者，可謂學人之勤且謙者也。

至於淵明生平，東波早有研究，所著年譜彙訂，論究精要，繫事翔實，爲東西學界所稱，學陶人士，樂于援引。東波撰陶集校箋，以年譜彙訂附於卷末，其文在前，其人在後，於淵明頗盡知己之任矣。

至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五日，車柱環識於香港大學中文系研究室。華效大音，衣冠而文，並非發揚明善，大顯崇高之風。鑑之唐宋大家，或李杜蘇米，率皆尚益開明，遺蹟可當乎享高表名，而固不御醫，終未咅開明韻文之榮美。庶茲識舉，亦即明與潤文，立身而咅開明言矣。吾公不妄喜，遂以謹告，蓋苦無咅口之文書。願取文與開明督憲，且存意，令人翫之，莫賞不口。

東坡對齊東坡與蘇軾王氏，尋晝營幕衣鹽，昔予嘗貪生，露出白裸食主疾，聽不口，累辟牒眼子，王魏實不耐爲具知者。東坡志自古景氣孤，初不識出而聲聞之。吸逐逐輸布督管以督生，東坡當語，過者不置繁縝之意。或言王廷魁參政，差遣國都，拜杖抽腰，參鵠發明。東坡多采詩志，得至于平素自然，但其風華奇美，未之點勘。以赴鑑音，則不覺耳。雖升井渠，略無潤突其愚凡之處意。開明言其書文頗類，固以自歎二字當之，然其確驗也夫。雖美乎哉，吾疑謂義。開明若文，固多常話，然與鑑之古，不宜避小耗之。至取外外怒為學醫用語譜，亦疑

自序

自來論陶淵明詩者，於陶公之年壽、籍貫、出處所見各有異同，無有定論，因之詮釋其詩文者，往往穿鑿附會，時見矛盾。余嘗反覆究之，乃知蔽在有不明版本流變者，有不審異文所自出者；蔽患所至，誤解滋生，差以毫釐，失之千里矣。

陶淵明集，初無定本，有之，蓋自北齊陽休之始也。休之前，有八卷無序本，有六卷并序、目本，又有昭明太子所撰八卷本三種。六卷者，不惟編比淆亂，抑亦網羅不全。蕭本則合序、目、誄、傳，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兩篇，然編錄有體，次第可尋。休之恐三本不同，終至亡失，乃錄昭明所闕，并序、目等，合爲一帙十卷。自是以後，世之崇陶公者，遂以陽書爲定本矣。北宋宋元憲私記曰：「今官私所行陶集數種：有十卷者，卽陽僕射所撰。余前後所得本僅數十家，卒不知何者爲是，晚獲此本，云出於江左舊書，其次第最若倫貫者。」然則，陽本編第，最爲完備無可疑也。

近世流傳陶集，蓋有四卷本、五卷本、六卷本、八卷本、十卷本及無分卷第者數十種，雅

俗錯列，形色龐雜；稍善者，唯曾集、湯漢、李公煥三家，而門第不同，互有前後，皆不知所出。何孟春曰：「世傳李公煥本，當是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。」今觀李本數種，皆於五孝傳後，雜出疏、祭文四篇；其四八目，又分爲上下，作第九、第十兩卷。較之休之所謂「錄統所闕，而益之以五孝傳、四八目」者，又有所不同，殆經後人竄改。故今欲求條理不紊之陶集，已不可得也。至其章句，尤多漶漫，良以年代湮遠，傳鈔翻刻，訛誤日增；在宋時蔡寬夫已有不勝校正之嘆！流衍至今，譌奪損壞，加倍於前，創傷滿紙，是非相貿；其間又有陶公屢自改訂之異，及其所讀書，本卽訛誤者。如不明審眞僞，訂正魚魯，則其誤解錯證，自在意料之中矣。

吾國文集箋註，當以杜韓爲盛，少陵集竟有千家，昌黎集亦五百人，學者每引爲美談。今考陶公集，合評註二者，其數已超過昌黎遠甚；集衆說爲注者，亦有二十餘家，而以湯漢、李公煥、何孟春、吳瞻泰、邱家穗、陶澍、古直、丁福保等爲有名；陶公德業、彌久彌著，詩文本旨，灼然可曉。然亦不無缺陋者：湯漢陳義甚深，而表暴陶公心跡則過迂鑿。李注彙萃衆說，取資富贍，而蕪冗繁雜，體要未詳。孟春校勘精善，義例謹嚴，而率意改置編第，徒滋紛擾。吳本據摭畧備，疏證亦週，然於案語，間多支蔓。邱箋闡述陶公思想，多精到之

論，第謂陶公不受時代影響，以明清人期之，則有偏固之嫌。陶澍博腋翔實，新義紛出，而億說坱會，亦逾別家。古直探蹟至勤，體悟微切，於論年壽、出處，則與詩旨乖左。丁本出諸書之後，收羅爲備，語意淺白，甚便初學，然於古音註解，失韻及蛇足處，反增初學之礙。綜觀諸書之弊：論詩旨，則處處云有寄託，每飯不忘君國之思；論行誼，則往往以聖人目淵明。於是句櫛字比，設辭譬說，故所剖騷，皆難允愜也。

陶公固窮自守，艱貞不渝，風期往邁，蹈厲淳深；其所鎔鑄，隨興之所至，意到自成；天然絕俗，棲託獨高。觀生察物，既發於哀樂之情，長吟遠慕，乃由於大氣所鍾。故注其詩，但體其縱浪大化之懷，或可得翹首遐觀之高致；若必以人事鑿實是求，則不免固哉高叟之論詩，而失其旨矣。余不敏爲此箋本，嘗先鈎稽訂正陶公之里貫、年壽、出處以清其體，然後集先賢之長而去其所短以爲校箋長編；隻字片詞，盡加拮綴，自歲乙未始事，搜羅凡二百萬言。戊申仲夏撰世說校箋竟，乃再爲董理，統以條貫，發其歸趣，次其簡編。全書定爲十卷。七卷以上，曾集爲正，八卷以下，李本是從，或有先後，必義歸至當。每一篇題，並撮其要領，抉其本旨，辨其年月，庶幾揭發端緒焉。又一條中，說之雷同者，則取所先出，義旨相似者，則擇善是從，或相反而相成，或相攻而相救，其意翔美者，得互存而見其異同。至於

不盡不實，詮釋隱澀者，間亦竊附己意而補其闕畧。要皆前修之陳言，而裁成則出於私見耳。前後凡四易稿，刪蕪去贅，今所存者，什之二三而已。然猶視他家爲繁，意者，與其簡而晦，無寧詳且真也。昔梁任公欲整理陶集而未果，近人王瑤嘗依年代爲書，而文體散雜，義例勿明，無比觀之效；今余此作，其亦梁王二氏之初衷也乎！過大其辭賦。

癸未公元一九七一年一月，楊勇序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。朱誠華、錢驥凡二百餘稿，而失其百矣。余不勝慚也。謹本著於誠賢十五歲公之墨寶，半稿，出處以斷其始，然後歸其鑒於大壯之期，更可驗證首尾譜之高遠。苦心以人事鑒賞墨本，固不勞固告高貴之天恭殊矣，實乃識高。蹠生榮譽，遇賢外哀樂之對，是知敬慕，已由外大變而誠。姑存其稿，識明。外最巨璫毛羽，贊藉書信，姑祀陪廟，曾無大動也。

慈濟滿書文獎，錄報官，限東廬云有密語，或猶不忘舊恩之思。錄詩話，限翁書以應人目，滿書文獎，以羅爲謝。語意明白，甚或時學，悉付古音注脚，夫歸以助其讀，又供研學之需。慈濟世會，亦盡限寒。古直榮潤至謹，錄晉賦，外翁爭壽，出舉，限與報官亦立。丁本出翁，某題國公不受印升還書，以明告人曉之，限亦謝固之數。潤衡射類賦，將錄詩出，而

再 版 自 序

陶淵明詩，清新脫俗，平淡自然，其人也如其詩。既有儒家嚴肅的一面，又有道家輕鬆的一面，讀來愉快寧靜，親切無間，一卷在手，百讀不厭，情味醇濃。這是中國文學的最高造詣，也是中國人生的理想境地。他吸收儒道二家的精華而先造成了「陶淵明」這一個人物，而後由這一人物流露出這一風格的詩；所以詩的凝成是靈機一片，渾然獨造，非常人所能力至。故認識陶淵明，可讀他的詩，而瞭解他的詩，又必須瞭解陶淵明的人生觀與實際的生活情狀。

歸園田居詩其一曰：「少無適俗韻，性本愛丘山。誤落塵網中，一去三十年。羈鳥戀舊林，池魚思故淵。開荒南野際，守拙歸園田。方宅十餘畝，草屋八九間。榆柳蔭後簷，桃李羅堂前。曖曖遠人村，依依墟里煙。狗吠深巷中，雞鳴桑樹顛。戶庭無塵雜，虛室有餘閑。久在樊籠裏，復得返自然。」歸園田居詩有五首，是陶淵明的代表作，人號陶淵明為「田園詩人」，即此。這首詩是陶淵明歸田後家居環境的寫照，也是他理想生活的畫圖。詩中有雞、有狗、有榆柳、有桃李、有村煙，而陶淵明則躲在詩裏，皆能相映成輝，光彩四

射，是一幅動中有靜，靜中有動，嬌而不艷，淡而且真的鄉居圖。把農村的自然風貌與陶淵明的悠閒生活，呈現在吾人眼前；又把吾人的實身帶進他那虛靜的煙村之中。他給吾人的感覺是，作者竟是爲「我」而作此詩，終而「我」也沉醉於此詩之中。陶淵明已與吾人合而為一，與世隔絕，共同生活在另一世界——桃花源——中了。

歸園田居詩其二曰：「野外罕人事，窮巷寡輪鞅。白日掩荆扉，虛室絕塵想。時復墟曲中，披草共來往。相見無雜言，但道桑麻長。桑麻日已長，我土日已廣。常恐霜霰至，零落同草莽。」真是把農人的心理狀態展露無遺了。畢竟是與農人有長久的交往，又有實際的農作經驗，才能以平實的筆觸，寫出農人生活的情趣；而此情趣，又真率得百般可愛。這是他的高妙處。陶淵明就是這樣：景中必有情，情中必有景，且情景交融，其調和手法，已至藝術的化境神境了。真是妙不可言。

陶淵明「少無適俗韻，性本愛丘山」，使其生活簡樸，不慕名利，這是後天所不能力至的；但陶淵明後天的磨練，終也超過了先天的本有性能，是常人所難以遭遇的。飲酒詩其十六曰：「少年罕人事，遊好在六經。行行向不惑，淹留遂無成。竟抱固窮節，飢寒飽所更。敝廬交悲風，荒草沒前庭。披褐守長夜，晨雞不肯鳴。孟公不在茲，終以翳吾情。」